

David deSilva博士, 《Apocrypha》, 第 8 讲,

伪经对新约 和早期基督教的影响

© 2024 David deSilva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 David DeSilva 博士关于伪经的讲课。这是第 8 节课, 伪经对新约和早期基督教的影响。

在本讲座中, 我们将一起看看伪经对新约著作、新兴文学和早期教会思想的影响的一些痕迹。

说到《新约》中对伪经的使用可能有点争议。很明显, 没有一位《新约》作者明确引用了伪经中的文字, 而且很明显, 他们没有引用任何伪经作为圣经。这确实可能向我们表明, 作者或演讲者(如果演讲被表达为耶稣的例子)并不认为这些文本与圣经处于同一水平。

引用一个人或他的听众不认为是权威的文本没有任何好处。因此, 我们可能缺乏明确的引用, 这表明我们意识到这些文本不具备权威, 不具备圣经的论证权威。尽管如此, 还是有大量证据可以考虑, 表明伪经文本对那些给我们带来新约的人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某种形成性影响, 甚至从耶稣本人的声音开始。

现在, 影响问题在方法论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仅仅因为文本 A 和文本 B 讲的是相同或相似的事情, 我们不能自动假设两种文本都有影响。我们必须能够证明所谓的影响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所谓的受影响的演讲者或作者所获得。

内容必须足够独特才能说明影响, 而不是简单地将两种文本都引用到共同可用的来源。此外, 影响点足够多、详细和普遍也是有帮助的, 尽管这不是必要的, 这样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对应关系就不会被归因于偶然。也就是说, 如果文本 A 和文本 B 之间有一个接触点, 那么就不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力, 但一个接触点并不能成为影响力的有力论据。

如果文本 B 中的内容与文本 A 中的内容有许多接触点，那么某种影响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关于影响的问题，让我们首先一起思考一下本西拉的智慧，它无疑是伪经中最古老的文本之一，也许是最有可能产生影响的文本之一。关于这个问题，所谓的影响文本，在本例中是本西拉，是否可能对耶稣和詹姆斯这样的人产生影响？我想说，就本西拉而言，人们可以有力地证明，作者完全有能力进入犹太智慧的主流，因此可以以某种方式让那些像耶稣和詹姆斯一样成为教师的特别有上进心的犹太人接触到这种智慧，并以某种形式吸收这种智慧。

首先，本·西拉本人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开办了一所教学学校。他是耶路撒冷许多其他圣贤、文士和犹太精英领袖的著名老师，享有盛誉。

在《托拉》的遵守受到重视的时代，他是一位保守派，人们质疑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遵守或忠于盟约。人们将永远记住他是一位忠实的代言人，因此一代又一代的信徒都将向他求助，而不是像杰森和墨涅拉俄斯这样的人物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本·西拉将他的教义以书面形式保存下来以供后人传承，我们有证据表明他的文本一直流传到公元一世纪。

例如，在库姆兰的死海古卷中发现了本·西拉卷轴的残片，在狂热分子的最后据点马萨达的角落中也发现了本·西拉卷轴的残片。因此，我们知道他的书在公元一世纪就已经存在。几个世纪后，我们看到了他对犹太教师产生影响的证据。

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塔木德、米德拉什和后来的拉比文献中引用了他超过一百次，这清楚地表明，他的声音在公元后的头几个世纪中一直在犹太作家中发声并受到重视。现在，在我们继续之前，我们可能需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耶稣被教导的想法。一些基督徒天生反对耶稣作为上帝之子必须学习任何东西的想法。

我只想说明，如果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耶稣的双重性格，那么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少年耶稣在履行上帝赋予他的使命时，也在学习并努力学习。我想简要地指出两段文字，它们向我们展示了耶稣在学校里，并敦促我们与正典中对耶稣在学校的看法保持一致，而不是与伪经福音的看法保持一致。如果我们读过托

马斯的婴儿福音，就会发现其中有四个情节，我们在这些情节中看到耶稣在学校里，就像是在处理耶稣的教育问题，试图回答耶稣从哪里获得知识的问题。这些情节都试图以这种方式回答这个问题。

他不是从任何人类老师那里学来的。他带着所有预先打包好的知识来到这个世界，随手可得。我只想指出，这很可能是一本诺斯替教文本。

这些故事表明，耶稣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从犹太老师那里学到任何东西，他的犹太老师根本无法教他任何东西，有时甚至会放弃。我们在这本福音书中发现，耶稣以他对从阿莱夫字母到托拉一切的卓越知识让那些自认为是他老师的人感到困惑。正典路加福音的重点明显不同。

其实，路加福音第二章末尾的情节也出现在多马的《耶稣的婴儿福音》中。在多马的《耶稣的婴儿福音》中，耶稣正在圣殿里教导教师们。这不是对话，而是独白，耶稣就是那个说话的人，他让圣殿里的教师们哑口无言。

在路加福音中，这是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关键经文是第 46 和 47 节。三天后，马利亚和约瑟在圣殿里找到了耶稣，他正坐在教师中间，听他们讲道，并向他们提问。所有听到他讲道的人都对他的理解和回答感到惊讶。

正典福音书中描绘的是教导式对话，而不是咆哮。耶稣在倾听；他吸收了其母教中资深圣贤们的教诲，并提出了直觉性的问题。当然，如果你对犹太文化有所了解，你就会知道，提出的问题可以像咆哮和回应一样尖锐而有见地。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通过其文化的典型媒介吸收、衡量、测试和探究他所能获得的知识。当然，他不会带着他头脑中所有的知识出现在现场，随时准备出发。耶稣无疑是一位创新的教师，带着权威带来新的教学，但与此同时，他的教学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有渊源。

话虽如此，我认为耶稣可能间接地吸收、认可并使用了本西拉的一些智慧。我不认为他读过本西拉的文本，也不认为他在某处打开过那卷书，但我认为本西拉、本西拉的智慧、本西拉的教导已经凭借他所处的位置渗透到了犹太圣贤、

文士、拉比、教师的智慧中。我们已经看到证据表明他在耶稣之前就很有影响力，在耶稣之后也非常有影响力，所以他在耶稣在世时可能也具有影响力。

因此，当耶稣听他的老师讲课时，他有机会吸收一些我们在本西拉书中发现的东西，即使不知道来源。所以，耶稣说，正如马太福音第 5 章所记载的，给所有向你乞讨的人，不要拒绝任何想向你借钱的人。爱你的敌人，为迫害你的人祈祷，这样你才能成为天父的孩子。

因为他让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现在，我们将在这里看到耶稣独有的内容，但其中一些内容似乎是从本·西拉的智慧中学习和借鉴的，超越了旧约所提供的内容，本·西拉对如何效仿上帝有着类似的看法。通过慷慨地爱自己的敌人并为迫害你的人祈祷，你就会成为天父的孩子，因为你效仿了上帝的性格。

同样，本·西拉写道，不要拒绝处于困境中的恳求者，也不要对穷人视而不见。不要将目光从有需要的人身上移开，也不要给任何人诅咒你的理由。做孤儿的父亲；像丈夫对待他们的母亲一样。

至高者的儿子一样，他会比你母亲更爱你。现在，虽然存在差异，但本·西拉并没有建议爱你的敌人并为迫害你的人祈祷。他确实教导人们不要对有需要的人视而不见或拒绝请愿者，就像耶稣后来教导的那样。

施舍给每一个向你乞讨的人，不要拒绝那些向你借钱的人。本·西拉还将成为上帝的孩子与反映上帝慷慨的心和上帝对有需要的人的关怀联系起来。耶稣教导了很多关于宽恕的事情，当我自己只是沉浸在旧约和新约中时，我认为这些关于宽恕的教义完全是耶稣的新发明，是他的听众以前从未听过的。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当然，主祷文的一部分是登山宝训中唯一得到注释的部分，因为如果你饶恕别人的过犯，你的天父也会饶恕你。但如果你不饶恕别人，你的天父也不会饶恕你的过犯。

熟悉马太福音的读者此时可能还会想到马太福音 18 章中不宽容仆人的比喻，我认为从 21 节或 23 节到 35 节，不宽容仆人的比喻强化了马太福音 6 章 1

4 至 15 节中的这一教义。只是为了唤醒你的记忆，以防它不适合你，一个仆人欠主人一笔债，比如说一百第纳尔，因为我不记得确切的金额了，主人威胁要卖掉仆人和他的家人，这样就可以收回钱并偿还债务。仆人恳求主人不要这样做，而是对他有耐心，给他时间偿还债务。

主人坦率地免了债。但同一个仆人出去，发现一个同伴欠他一银币，第二个仆人恳求他宽容自己，免除债务。而第一个仆人拒绝了，并把他交给狱吏，直到还清债务。

主人发现了这件事，并严厉斥责了第一个仆人，因为他的主人对他的同伴宽容了许多，而他却没有宽容他。好吧，如果你只读旧约，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新奇的教义。但我们发现本·西拉对宽恕的教导非常相似。

他写道，原谅邻居的过错，这样当你祈祷时，你的罪孽就会得到宽恕。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心怀愤怒，却又向主寻求医治吗？他们对像自己一样的人毫无怜悯之心，却又为自己的罪孽祈祷吗？我们在古代圣贤那里发现，我们作为上帝的同胞，期望我们怜悯彼此的过错，这是寻求上帝怜悯我们对他的冒犯的先决条件。前提是上帝的荣誉远远高于我们自己的荣誉，因此，我们最终的假设是，一方面，认为上帝会放下我们的轻视、罪孽、过犯，而我们却不会放下轻视。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荣誉、自己的价值看得比上帝自己的荣誉更有价值、更值得保护，那么我们就犯了极大的傲慢罪，因此，当我们祈祷时，我们不应该得到宽恕。这正是我们在耶稣的寓言和他更为精炼的教诲中找到的逻辑。本·西拉和托比特一样，提倡施舍。

我们知道，施舍是《托拉》本身非常重视的事情。律法告诉我们要关心我们当中的穷人，要救济穷人。所以，本·西拉或托比特的做法并不完全是新奇的。

但是他们使用的形象和动机将旧约的论述更进一步。因此，我们在本西拉书第 29 章中读到，为了诫命的缘故，帮助穷人，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不要让他们空手而归。为了兄弟或朋友而失去你的银子，不要让它石头下生锈并丢失。

按照至高者的诫命积攒你的财富，它比黄金更有益于你。在你的宝库中储存施舍，它将拯救你免受一切灾难。现在，我们这些熟悉耶稣关于施舍和对邻居慈善的教义的人已经听说过耶稣教义中出现的一些关键人物和主题。

例如，在马太福音第 6 章第 19 和 20 节中，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在路加福音中，我们有更明确的指示，说明如何在天上积攒财宝。在路加福音第 12 章中，耶稣说，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

为自己准备一个不会坏的钱袋，一个永不磨损的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贼可以靠近，也没有蛀虫可以破坏。像本西拉一样，耶稣断言，闲置的钱财，而不是用于慈善工作，缓解他人的当前需要，最终会因生锈和盗窃而丢失。像本西拉一样，耶稣使用这个比喻来比喻在地上储存财富，而不是在天上或上帝那里的财富，这些财富对未来具有比仅仅把钱放在我们的地洞里或银行账户中更持久的价值。

这里稍有不同的是，本·西拉可能没有任何关于来世的观点。因此，对本·西拉来说，将财富存放在上帝那里，当一个人需要自己时，会在今生得到回报。对耶稣来说，将财富存放在上帝那里，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会得到永恒的回报。

但两者都同意这一点。你真正能保留的只是你给出去的东西。你试图为自己节省的东西却丢失了。

你为救济他人的需要而付出的一切，都将永远留在上帝的账户中。我们发现，两个世纪后的本·西拉和耶稣都教导人们不要妄自尊大，也教导人们不要妄自尊大，因为上帝的仁慈是不可侵犯的。本·西拉曾说过，不要犯两次罪。

至高无上的上帝献祭时，他会接受的。

本西拉以一种谚语式的风格教导人们，你基本上不能用你的良好行为或慈善行为来收买上帝。罪孽是严重的，需要忏悔。耶稣以叙事的方式教导了一个非常相似的观点，使用比喻而不是直接的话语，这是一种谚语式的教导。

路加福音第 18 章中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另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独自站在那里，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与别人不一样。”

小偷、流氓、通奸者，甚至像这个税吏。我每周禁食两次。我把收入的十分之一捐出去。

但税吏远远地站着，连抬头望天都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现在，也许那里没有直接的依赖关系，但耶稣的比喻是这样的。

与犹太智慧传统中已有的内容产生了深刻共鸣。也就是说，这种观点认为，你的虔诚和慈善行为并不能让你在上帝眼中骄傲。但在上帝面前，一个人必须始终仔细考虑自己的罪孽和过犯，保持谦卑，请求怜悯，而不是根据自己想象中的虔诚地位假定上帝的宽恕。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对应点是，我们在本西拉和耶稣的演讲中都发现了门徒的邀请，正如马太福音所记载的那样。在马太福音第 11 章中，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这一邀请与本文化中其他圣人和智慧教师的邀请产生了惊人的共鸣，尤其是本·西拉 (Ben Sira) 的第 51 章。你们这些未受教育的人，靠近我，住在我的学校里。把你们的脖子放在轭下，让你们的灵魂接受教导。

它就在附近。请亲眼看看，我付出的努力很少，但却得到了很多休息。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发现了许多共同点。

邀请人们来到我身边，靠近我，教导的形象是门徒要承担的轭。承诺是门徒不会发现那轭是负担，而是会发现那轭是通往安息的道路。显然，一个主要的区别是，本西拉邀请人们来到他在耶路撒冷拥有的学校建筑。

耶稣邀请人们与他同行，因为他当然无处安身。他的传教工作是巡回的，远离犹太学习和虔诚的官方结构。现在，说了这么多，我确实认为这表明本西拉的材料进入了整个犹太教的流派。

耶稣听到、学习并赞同这种教导，在某些情况下，还修改和发展了这种教导。话虽如此，我们在耶稣和本西拉身上也发现了一些非常显著的不同之处。例如，回到慈善和提供援助的理念，本西拉特别建议将慷慨限制在穷人中的虔诚者和善良的人身上。

因为，正如他所推断的，上帝憎恨罪人。另一方面，耶稣则敦促对所有祈求者，无论好人还是坏人，都慷慨大方，因为他断言，上帝对好人和坏人都同样慷慨。因此，人们会发现，慈善会紧紧吸引那些自己知道是遵守托拉的犹太人，就像本西拉一样。

因为这反映出了本·西拉的神形象。神憎恨罪人，爱义人。但耶稣却体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神形象。

这影响了他如何敦促人们效仿上帝。本·西拉坚决将妇女限制在家中的私人空间。他还煽动对撒玛利亚人的敌意，尽管这种敌意只出现在少数几节经文中。

耶稣什么都没做。在这两方面，他与本西拉截然不同。对于撒玛利亚人，他自由地与他们互动并寻求为他们服务。

例如，请看约翰福音第 4 章。撒玛利亚人是他寓言中的英雄，当然是好撒玛利亚人，他们被选为那些比其他人更能回应耶稣的人。例如，在十个麻风病人中，只有一个人想到要回来亲自向耶稣表达感激之情。

而那个人是撒玛利亚人。当然，耶稣也邀请妇女进入男门徒聚集的地方。例如，马利亚受到欢迎，与他的男门徒在一起聆听他的教导并从中受益，而马大则想把马利亚叫回厨房里的内部空间。

女人们也和耶稣一起旅行。在路加福音 8:1 至 3 中，我们了解到那些有钱的女人支持耶稣的巡回传教，她们不只是写支票从远方寄来，而是陪同耶稣一起旅行。这可能是一件大胆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文化中，没有男性陪同的女性与其他男性一起旅行是一件有点可疑的事情。

本西拉建议与不听话的妻子离婚。耶稣则恰恰相反，他将创世记 2:24 中表达的上帝对婚姻的意图置于律法本身的离婚法律规定之上。因此，有几个重要的区别点，耶稣强烈反对他小时候在犹太会堂学习时继承的智慧传统。

现在我想谈谈本西拉和耶稣同父异母兄弟詹姆斯之间的一些影响，詹姆斯成为基督教运动中犹太基督教派的领袖，也许是整个基督教运动的领袖，总部设在耶路撒冷，大概在他一生中至少有三十年，从公元 30 年到公元 62 年，詹姆斯最终殉道。本西拉在公元前 200 年左右，詹姆斯在公元 40 年至 62 年之间撰写了他的书信，我们真的不知道，两位圣人都谈到了神学问题，对不起，两位圣人都谈到了舌头的危险，言论的危险。也就是说，言语可以治愈和帮助，言语可以伤害和毁灭，言语可以赢得青睐，言语可以疏远和失去青睐。

因此，本西拉的智慧在于，他实际上多次回到这个话题。他写道，谁能守卫我的嘴，有效地封住我的嘴唇，使我不会因它们而跌倒，我的舌头不会毁了我？本西拉问了一个反问句，谁没有用舌头犯罪过？他后来又说，舌头对虔诚的人没有权力。他们不会被它的火焰烧死。

那些离弃主的人，必落入它的权势之下。它会在他们中间燃烧，永不熄灭。雅各也注意到舌头的危险，他用同样的比喻来谈论舌头的力量。

舌头是火。它放在我们身体各处，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它玷污整个身体，点燃自然循环，它本身也被地狱点燃。

不安分的邪恶充满了致命的毒药。现在，没有太多直接证据表明存在依赖性，但舌头就像一团燃烧的烈火，可以烧伤你，造成巨大伤害，这是詹姆斯从他继承的智慧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形象。更直接、更接近的对应点与两位圣人看待言语二元性的方式有关。

本·西拉写道，如果你吹火花，火花就会发光。如果你吐口水，火花就会熄灭。然而，这两种说法都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

这是在思考言论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的背景下进行的。言论可以建立，可以摧毁，可以赢得青睐，也可以疏远他人。但这两种行为都来自同一个源头，同一个喷口。

这难道不奇怪吗？雅各给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相似的画面，尽管他对此进行了更多的阐述。我们用舌头赞美主和父，用舌头咒骂那些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人。祝福和咒骂都出自同一张嘴。

他说，弟兄们，不应该这样。为什么？因为自然告诉我们，同一个孔不应该产生如此不同的效果。泉水从同一个孔涌出，既有淡水，又有咸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结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也不能结淡水。

因此，两位圣人都处理了言语带来的各种后果的麻烦，并敦促他们的学生、他们的听众在言语上更加正直。因此，例如在詹姆斯的例子中，祝福始终如一地来自言语等等。本西拉说，圣人赞同一条格言，并对其进行了补充。

所以，圣人总是用谚语来思考智慧。圣人总是在思考谚语，并不断补充谚语和谚语库。这两位圣人，本·西拉和詹姆斯，之间就有一个有趣的例子。

当然，本·西拉在这里也引用了正典《箴言》中的文字。他说要善于倾听，但要慎重回答。詹姆斯说，每个人都要善于倾听，慢慢说话，慎重回答，慢慢发怒。

因此，我提出这一点有些异想天开，我们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詹姆斯作为圣人赞同一条格言，并在其中添加一条条款。当我们考虑这两位圣人如何解决在一个由所谓全能的上帝统治的世界中诱惑之源的神学问题时，就会出现更严肃的对应关系。因此，出现了谁最终应对罪恶负责的问题。

两位圣人都断言，将责任推给上帝并不能解决问题。本·西拉写道，不要说，因为主，我才走上了正路，因为上帝不会做他讨厌的事。不要说，上帝把我带入歧途，因为上帝不需要有罪的人。

他没有命令任何人不敬虔，也没有给任何人犯罪的许可。詹姆斯也教导说，当任何人受到诱惑时，不要说“我受到上帝的诱惑”。因为上帝不能被邪恶所诱惑，他自己也不会诱惑任何人。

但每个人在被自己的欲望引诱时都会受到诱惑。因此，本·西拉和詹姆斯都以同样的方式回答了神学问题。他们认为上帝不是罪恶的起因或根源，而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个人。

人类的欲望是引诱犯罪的根源，屈服于罪恶或抵制罪恶的力量在于我们的选择。正如本·西拉所说，他把火和水放在你面前。你可以伸出手去选择任何一种。

生死就在人面前，人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雅各也说，或者说，是把选择权放在人的手中，是屈服于导致死亡的欲望，还是抵制诱惑，走上通往生命的道路。

现在，我觉得这并不奇怪，两位教师，詹姆斯和耶稣，本身就深深植根于以色列的智慧传统，却不经常引用他们所学的圣贤的话。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本·西拉本人非常依赖《箴言》，依赖正典《箴言》。然而他却一次也没有引用过《箴言》。

他背诵，好吧，背诵这个词不太恰当。他将《箴言》的内容编织成他自己的新材料，没有注明出处。而且，他经常以某种方式解释我们在《箴言》中发现的内容，将智慧变成自己的智慧，并将其作为他传递的智慧的一部分，而没有加注脚。理查德·巴克汉姆是研究耶稣传统的伟大学者，也是耶稣的兄弟詹姆斯和犹大，他认为这是这一时期圣人自然而然的做法。

这是前拉比时期，引用是最重要的。他理解圣人表达自己智慧的做法，我现在引用鲍康的话，以他自己对传统深入研究所获得的智慧的表述来表达自己的智慧，而不是简单地重复它。现在我想把话题从詹姆斯和犹大转移到保罗身上。

尤其是看看我们在所罗门智慧中发现的材料可能对保罗的思想产生了一些形成性影响，特别是当保罗思考外邦宗教和外邦道德或不道德行为时。在这里，直接影响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本·塞拉的写作时间比耶稣和詹姆斯早了 200 多年。时间很长。对于一部作品来说，有足够长的时间可以传播开来并产生影响。

《所罗门智慧书》可能写于保罗积极传教的几十年前。也许写于保罗皈依基督教的十年前。因此，考虑到《所罗门智慧书》的年代存在很大争议，我不认为《所罗门智慧书》对保罗产生了直接影响。

但我认为，在所罗门的智慧书中，我们可以接触到同样影响保罗的希腊化犹太传统。我提出这一点只是想说，如果我们熟悉伪经，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像保罗这样的作家何时在创作新材料。当像保罗这样的作家借鉴他继承的完善传统时，

保罗对外邦宗教和习俗的批评尤其如此。《所罗门智慧》的作者在第 13 章中写道，所有不认识上帝的人本质上都是头脑空虚的。尽管他们可以看到美好的事物，但他们不知何故无法认识真正的上帝。

尽管他们被他所创造的东西迷住了，但他们却无法认出万物的创造者。这些人在思考所创造之物的力量和美丽时，可能已经感受到了创造万物的那位的某种东西。正因为如此，他们并非没有罪恶感。

这些人是无可原谅的。因此，我们在《所罗门智慧》中发现，上帝的印记存在于创造之中。思考创造本身应该会让人意识到上帝，并欣赏上帝的威严、力量和神圣属性。

因此，外邦人虽然没有像以色列人一样在历史上享有上帝的直接启示，但他们追随其他神和崇拜偶像并非毫无道理。创造本身应该引导他们找到关于上帝的真理。现在我们来看罗马书 1，我们发现保罗在谈论外邦人的责任和罪恶时使用了同样的传统论点。

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露，针对所有不虔诚的行为和人类的不公正，他们用不公正来掩盖真相。这是因为关于上帝的知识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清楚的。因为上帝已经把这些告诉了他们。

自从创世以来，上帝的无形品质、永恒力量和神性就已清晰可见，因为人们通过上帝所造之物就能了解它们。因此，人类无可推诿。在这一点上，保罗甚至比《所罗门智慧书》的作者更有力。

后一位作者想给外邦人一点喘息的机会，因为创造是如此美丽。也许他们被美丽所吸引，崇拜被创造的东西而不是造物主。但保罗不会接受这些。

崇拜受造物而非造物主是没有借口的。我们还在《所罗门智慧书》中发现，未能认识到唯一的神，因此崇拜受造物是道德混乱的根源，这种道德混乱充斥着外邦社会。因此，我们在《所罗门智慧书》第 14 章中读到，一切都变成了血腥、谋杀、偷盗和欺骗的混乱混合体。

贪污、不守信用、动乱、背信弃义，这些事情比比皆是。通奸和放荡比比皆是。崇拜无名偶像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是其原因，也是其结果。

那么，如果我们回到罗马书，我们会发现同样的举动。偶像崇拜是整个外邦社会道德混乱的根本原因。

因此，我们在罗马书 1 章中读到，他们，外邦人，用谎言取代了上帝的真理。他们敬拜和侍奉受造之物，却不敬奉永远受祝福的造物主。阿门。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抛弃了他们，让他们沉溺于堕落的欲望。上帝抛弃了他们，让他们沉溺于有缺陷的思想，做出不恰当的事情。所以，他们充满了各种不公正、邪恶的行为、贪婪和邪恶的行为。

他们满怀嫉妒、谋杀、争斗、欺骗和恶意。他们毫无理解、不忠诚、没有感情、没有怜悯。因此，保罗显然采纳并使用了传统的希腊化犹太人的描述，来解释外邦文化的问题所在及其原因。

所以，他认可了它，并付诸实践。但显然，他迈出了《所罗门智慧》作者没有迈出的惊人一步。保罗完成这一切后，在第 2 章中，他将注意力转向犹太人的习俗和思想中存在的问题。

因为在保罗看来，在上帝面前，无论是哪个民族，或者就外邦人而言，哪个民族群体都没有优势。现在我想谈谈伪经对早期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因此，我将转向《马加比二书》和《马加比四书》，特别是《马加比二书》第 6 章和第 7 章中九位殉道者的故事。这似乎早在《希伯来书》中就产生了影响。

在希伯来书作者对信仰实践的庆祝、对古代那些体现信仰的伟人的庆祝的结尾，他加入了这节经文。妇女通过复活得到了她们的死者。其他人则遭受折磨，拒绝接受释放，以获得更好的复活。

现在，在这节经文中，作者两次使用了复活，但他清楚地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复活。在这节经文的前半部分，他可能回顾了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以及使有需要的寡妇的孩子从死里复活的故事。

但那只是一种复苏。这是我们会用的一个词，他们在一世纪没有用过。那只是一种复苏。

推测那些孩子又死了，希望是年老了。你知道，拉撒路又死了，推测比第一次要老得多。第二节提到了不同的事情。

那些遭受折磨的人，拒绝接受释放，以获得更好的复活。当然，更好的复活就是进入永生，永生中不再有死亡。《希伯来书》第 11 章的作者回顾了《马加比二书》第 6 章第 18 节至第 7 章第 40 节中的殉道者。这些人是犹太传统中遭受折磨的人，如果他们违背对上帝的信仰，他们就有机会摆脱折磨。

并且拒绝接受上帝赋予信徒的复活和永生的希望。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做的，只是顺便提一下，其他早期基督教作者也做了，现在我开始超越新约，探讨伪经对第二和第三世纪早期教会的影响。其他早期基督教作者会以更专注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众所周知，在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基督徒受到的迫害日益严重。Origin 生活在公元235 年左右，实际上，在公元三世纪，迫害在罗马世界如野火般蔓延开来。Origin 写于公元235 年，试图为两名执事 Ambrose 和Protactitus做好准备，他们被捕并面临同样的情况。

他们即将面临选择：是摆脱残酷而漫长的死亡体验，还是坚定信仰基督直至最后。因此，当奥林匹亚写下他的殉道劝诫时，实际上是对《马加比二书》第 6 章和第 7 章的长篇布道。基督徒必须从这些犹太殉道者身上寻找榜样，以鼓舞他们的勇气，为他们树立榜样，让他们面对与安条克四世之前的殉道者所面临的非常相似的挑战。从记录来看，奥林匹亚对《马加比二书》和《马加比四书》都有清晰的了解。

他遵循了《马加比二书》的文本，但使用了许多图像，并加入了《马加比四书》中的许多对话片段。因此，用他的话来说，七兄弟成为每一个考虑他是否会证明自己不如男孩而更像男人的人的坚强殉道的有力而高尚的典范。他特别赞扬了埃利亚撒的遗言，认为这是面对死亡时应采取的心态的典范。

也就是说，考虑如何为他人（这里指基督徒）树立榜样，这样，自己就不会因为未能坚持到死而破坏兄弟姐妹坚持到死的承诺，从而让他们和自己失去永生。《起源》以可怕的细节讲述了马加比二书中的酷刑，以向这两位执事保证，无论他们将面临什么，更糟糕的酷刑都已经为上帝忍受了。《起源》也像马加比二书和四书一样，使用感恩的主题来敦促基督教殉道者，因为殉道是对最初给予生命的人给予生命礼物的完美回报。

不久之后，迦太基的居普良在公元 256 年左右写了一篇关于殉道的劝诫。和奥林匹亚一样，他大量引用和解释《马加比二书》，敦促基督徒在面临下一波大

迫害时坚持到底。现在，《马加比二书》和《马加比四书》以及这些殉道者故事的影响在基督教合法化并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主导宗教之后依然存在。

奥古斯丁在他的布道中继续从殉道者身上寻找灵感。七兄弟的母亲成为了一个人物，是几个世纪迫害期间母教会的原型。奥古斯丁非常引人注目地指出，尽管这些人在耶稣出生前就去世了，但他们也是基督教殉道者。

他们为预示新约的旧约而死。正如他所说，他们为基督之名而死，因为这个名字被隐藏在律法中。我在这里只想指出，犹太殉道者在基督教圣徒日历中占有一席之地。

只有这些殉道者，即《马加比二书》和《马加比四书》中记载的那些人。8月1日是他们的日子，4世纪和5世纪的一些人保留了这个想法，但奥古斯丁和克里索斯托姆都捍卫了他们在圣徒日历中的地位，因为他们在基督降临之前就表现出对上帝的忠诚，并使死亡变得不那么可怕。当我们转向约翰·克里索斯托姆的著作时，我们发现这些殉道者有不同的用途，这种用途实际上更符合《马加比四书》而不是《马加比二书》。

约翰·克里索斯托姆像《马加比四书》的作者一样，以殉道者作为面对激情冲击时坚忍不拔的典范。因此，他鼓励基督教听众表现出对愤怒、对金钱的渴望、肉欲、空虚荣耀等非理性激情的忍耐，就像这些犹太殉道者在痛苦中表现出对哲学的承诺一样。所罗门智慧再次转变方向，对早期教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另一种方式是早期基督教神学领域，特别是在试图思考化身之前的耶稣方面，相信耶稣与上帝平等且永恒，相信儿子与上帝一起永恒，早期基督徒自然想知道，那么，在道成肉身之前，儿子在做什么？所罗门智慧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大量原始材料。

现在，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所罗门智慧本身发展了我们在《箴言》第8章中发现的东西，智慧女士的形象与上帝一起创造，她就像一位工匠大师与建筑师一起创造万物，保护万物。但《所罗门智慧》的作者描述智慧时更进一步，所以我们在《所罗门智慧》第7章中读到，智慧，万物的熟练塑造者，教导我，教导我，所罗门，就像引号中的所罗门一样。她是上帝力量的一缕气息，是上帝行动力量的无瑕镜子，也是上帝善良的形象。

智慧是一体的，她无所不能，她自身保持完整，她更新万物，进入一代又一代的圣洁灵魂，使他们成为先知和上帝的朋友。现在，除了《箴言》之外，《所罗门智慧》的作者还谈到智慧是上帝存在的无瑕疵的反映。他使用了照明、光辉和光源的形象来谈论智慧与上帝的关系。

当新约作者开始谈论耶稣化身前的形象和太阳化身前的形象时，这些相同的形象也出现了。保罗在歌罗西书 1:15 至 17 中使用了这种语言。太阳是形象，再次使用 *eikon* 这个词，是看不见的上帝的形象，他是一切造物中的首位，因为万物都是他创造的，无论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

万物都是通过他而创造的，也是为了他而创造的。他存在于万物之前，万物都因他而存在。现在，很多这可以归因于《箴言》中所说的智慧是上帝创造的一种伙伴。

但是，太阳是看不见的上帝的形象这一观点借鉴了《所罗门智慧书》第 7 章中智慧的发展。《希伯来书》的作者走得更远。他写道，在最近的日子里，上帝通过太阳对我们说话，他让太阳成为万物的继承者，通过太阳创造了时代，太阳是上帝荣耀的光辉，是上帝存在的准确印记，用他强大的话语支撑着万物。现在，太阳是上帝荣耀的光辉这一形象或想法似乎是一种释义，重复了智慧的形象，智慧是从上帝那里发出的光，是光源。

太阳是上帝存在的准确印记这一观点反映了智慧是上帝的形象，是上帝的形象这一观点。然后，太阳用其强大的话语支撑着万物，这一补充说明超越了智慧作为上帝创造的代理人这一概念，而成为智慧继续支撑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总而言之，智慧传统，不仅在《箴言》第 8 章中，而且在第二圣殿时期在《所罗门智慧书》等文本中得到发展，为决定或思考太阳在化身之前所做的事情提供了原始材料。

所罗门智慧在早期教会中一直被使用，一直延续到第二、第三和第四世纪，用于讨论父与子的从属关系或平等，父与子是否具有相同的本质，如与父同在的信条，以及儿子从父亲永恒诞生的问题，如信条中所说的，永恒地由父亲所生。我在这里只举几个例子。早期教会的一位名叫 *Quod Volt Deus* 的神父。

显然，他取了这个名字。它只是意味着上帝的旨意。Quad Volt Deus 引用了《智慧》8:1，我们在那里读到，智慧的力量从地球的一角延伸到另一角，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以论证儿子与父亲的平等，因为儿子在这里与智慧认同，表现出与父亲一样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

亚历山大的狄奥尼修斯认为，由于儿子是上帝力量的散发，因此父亲和儿子具有相同的永恒本质，他引用了《所罗门智慧书》7:25。由于儿子与父亲有关，就像光芒与光有关一样。他们是儿子和父亲；然而，正如安布罗斯所说，他们也不是两个不同的存在，就像光芒与光源不能分开一样。总而言之，早期教父广泛借鉴了《所罗门智慧书》和其中智慧形象的发展图景，以理清基督论和三位一体神学的一些非常基本的基本问题。

最后，我只想看看早期教父们将伪经解读为基督的预言见证的几个地方，就像他们和新约作者将对我们来说是正典的旧约解读为基督的预言见证一样，这进一步证明了耶稣独特的弥赛亚身份都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在巴录书 3 章 36 至 37 节中，我们发现了关于上帝的这一陈述。这是我们的上帝。

没有人能与他相比。上帝发现了一切知识，并将她，也就是智慧，赐给了他的孩子雅各，他所爱的以色列。此后，她或他出现在地球上，生活在人类之中。

现在，读到这个，我说她或他，因为在希腊语中，那里没有代词来决定我们是在谈论他还是她。因此，我们可以从那里的智慧女士转移到那里的上帝。之后，上帝出现在地球上并生活在人类之中。

几位早期基督教教父就是这样理解巴鲁克书 3 的。他们引用它作为道成肉身的预言，认为上帝是他出现在地球上的动词的主语。所罗门智慧书 2 也被解读为一个预言，特别是关于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预言。在所罗门智慧书 2 中，我们读到了这个计划的不虔诚的制定。

让我们埋伏在行善之人、义人面前。他甚至夸口说上帝是他的父亲。让我们看看他的话是否属实。

让我们对他进行极端的考验，看看会发生什么。如果这个正义的人确实是上帝之子，那么上帝就会帮助他。也许我可以在这里说一句，也许你听到了马太福音中嘲讽的共鸣。

如果他相信上帝会拯救他，那么如果他喜欢他，就让上帝拯救他吧，因为他说，我是上帝的儿子，回到所罗门的智慧。如果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就会把他从压迫他的人的手中救出来。

所以，让我们通过殴打和折磨来测试他。然后我们就会知道他到底有多好。让我们测试一下他忍受痛苦的能力。

让我们判处他可耻的死刑。据他说，上帝应该出现保护他。在这段话中，奥古斯丁声称他发现，基督的受难被最公开地预言，并预示了奥古斯丁所说的不虔诚的谋杀者会说些什么。

因此，奥利金、亚历山大的西里尔和普瓦捷的希拉里也从《所罗门智慧书》等典型的旧约文本中寻找对基督受难的预言。因此，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发现伪经已经对我们的经文和基督教传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有基督徒都赞同这些传统。新教徒、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现在可能对正典的范围存在分歧。

但总体而言，他们在基督论和三位一体神学方面没有分歧。在伪造这些东西时，伪经，即巴录书和所罗门智慧书等伪经文本，与公认的旧约文本一起成为敲定这些核心基督教教义的首选资源。正因为如此，正因为伪经在教会早期几个世纪的影响，以及我们的基督教先辈（甚至从新约的一些作者开始）对这些文本的明显尊重，作为他们的基督教继承者，我们至少应该熟悉他们认为非常宝贵的这套资源，这套资源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这是 David DeSilva 博士关于伪经的教学。这是第 8 节，伪经对新约和早期基督教的影响。